

对马克思人类解放历史进程学说的再认识

刘 德 厚

作 者 刘德厚, 武汉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武汉, 430072。

关键词 马克思的人类解放学说 经济的社会解放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提 要 只有全面理解马克思人类解放的精神实质, 才能充分认识在当今坚持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人类解放包含了无产阶级的政治解放、经济的社会解放、人自身的解放三大有机历史发展过程; 取得了阶级的政治解放基本胜利的国家, 必须把“经济的社会解放”的历史任务放在首位并长期坚持下去; 邓小平开创的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崭新事业, 开辟了我国经济的社会解放的现实性道路。它是坚持从实际出发, 有步骤、分阶段在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的现实性的理论和纲领。

一、马克思人类解放的大视野

综观迄今为止的人类社会发展史, 我们可以看到, 人类在争取生存和发展的过程中, 一直是在两大关系圈(即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内不断奋争着, 并且始终不渝地把关注自己命运的现实和未来作为追求的动力和目标, 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和不同的意义上产生了种种谋求解放的学说, 表达了人类对从现实生存状态到理想状态的一种有意识的追求。但是, 只有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创立后, 人类解放的真正含义才以科学的形态表达出来。

人类从动物界分离出来, 由自然界进化到社会领域, 开始了创造性的劳动, 在不同形式和不同程度上开展着生产斗争、阶级斗争(阶级存在的历史条件下)和科学试验。在这些伟大的斗争中, 我们人类成为了社会历史的唯一主体和自我解放的能动力量。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 呈现出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由自发到自觉的历史过程。对自然的改造程度和社会的发展程度, 是人类衡量社会历史进步的客观尺度。社会生产力水平和科学技术成就, 成为人改造自然的标尺。于是人类社会的经历被划分为石器时代、铁器时代、铜器时代、手推磨时代、机器工业时代、电子信息时代等等; 同样, 旧的生产方式为新的生产方式所代替, 成为社会发展的标尺。于是出现了原始社会、奴隶制社会、封建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

会(初级阶段),将来还会出现共产主义社会,并不停顿地向前发展。每一社会阶梯,都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因而,在客观上也都是人类的一次解放。

人类社会的历史,也是人类自我解放的认识史。处在野蛮时代的原始初民,对客观世界的改造能力和认识能力十分低下,几乎完全受着自然力的支配,氏族制共同体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唯一社会前提,维护氏族的存在与发展是他们的最高价值目标。他们从恐惧自然到图腾崇拜,产生了原始宗教;他们把自己在生存中所受自然压迫而产生的现实苦难,寄希望于回归自然去得到解脱。在原始人类中产生了对自己未来命运的虚幻追求,用被扭曲的幻想、荒诞与神秘来实现“自我解放”,但最终结果只能是顺应氏族制的解体而进入奴隶制的文明时代。从此,人从受纯粹自然的统治过渡到了人对人的统治状态。这是人类一次重大历史性的进步。

人类在从奴隶制到封建制解体的几千年时间里,奴隶和农奴、手工业者和小商人等广大民众,无不是在奴隶主、封建主的残酷剥削与压迫下痛苦求生,以各种形式反对人身奴役,争脱人生苦难,成为这些劳苦大众的普遍要求。他们经过无数次斗争和失败之后,于是在西方产生了一种反映这种要求的消极意识形态,即基督教义的兴起。把现实的苦难,寄托于上帝的解决,用神的统治代替人的统治,形成了欧洲历史上被称之为“中世纪黑暗统治时代”的精神支柱。恩格斯在揭露这种神对人统治的本质时指出:这种统治文明人类的绝大多数达一千八百年之久的宗教,是骗子手凑集而成的无稽之谈,是帮助罗马世界专制皇帝的最好手段^①。历史事实证明,这种以神解放人的追求,人类非但得不到真正解放,恰巧相反,宗教式的种种说教,成为了长期障碍人类谋求解放的精神枷锁。当欧洲历史进入到工业文明时代,为适应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代表新兴资产阶级要求的启蒙思想家们,坚决举起自由、平等、博爱理性主义的旗帜,发起了向封建专制神性主义的进攻。一种信奉“天赋人权”思潮勃然兴起,以人生权利神圣不可侵犯为由建立起“人的宗教”,这标志着人类自我解放的追求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用历史的眼光来看,这些思想在反对整个欧洲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大革命中起了非常革命的作用。但是,历史又很快证明,这些18世纪伟大的思想家们,没有能够超出他们自己的时代的限制。“这个理性的王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的王国;永恒的正义在资产阶级的司法中得到实现;平等归结为法律面前的资产阶级的平等;被宣布为最主要的人权之一的是资产阶级的所有权;而理性的国家、卢梭的社会契约在实践中表现为,而且也只能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②

从自然宗教到基督教,再到理性主义的“人道”,都具有时代的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原始宗教不过是人类受“自然统治”的结果;基督教义是神化了的人对人的统治;而人的理性解放,不过是实行被物化了的资本对劳动的奴役。所有这些关于“人类解放”学说,实质上都是人受奴役和被统治的形式在观念形态上变换的反映,它并不能引导人类谋求真正的解放。历史向人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到底什么是全人类的真正解放?资本主义果真是人类生存的最终理想社会形式吗?18世纪以后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现实作出了否定的回答。

马克思根据亲身目睹的现实,重新开始寻找关于人类解放的科学答案。1843年他在《论犹太人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等文中,对无产阶级人类解放的思想作了最初的论述:资产阶级作为追逐私利、奴役工人的力量,已使它发起的“政治解放”陷入不可解救的矛盾之中,法国大革命不过是资产阶级解放的实现。而真正的人类解放,只有诉诸于无产阶级,通过“社会革命”,消除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的横沟,把社会变成一个有机整

体,才能实现。这个在当时多少带有抽象思辨的论述,表达了马克思后来一直坚持的、无产阶级人类解放的重要原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等重要著作,对之作了系统而科学的论证。马克思以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为武器,站在人类社会历史总体发展的高度,建立起了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者关于人类解放的理论大厦。1. 资本主义的必然灭亡最终是不可避免的,但一般说来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是人类解放的基础和历史前提;2. 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而这一解放的实现,在不同的国家的不同社会条件下,有着不同的实现形式;3. 人类解放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必须经历阶级的政治解放、经济的社会解放和人的自我解放三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发展阶段;4. 共产主义社会也将是一个不断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过程,它决不会永远停止在某一个水平上。正是这四个基本点,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人类解放学说的大视野。

二、人类解放学说的全面论证

争取全人类的彻底解放,是《共产党宣言》的根本思想,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和灵魂。因为,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实现“人类解放”与实现“共产主义”几乎是同义语。关于这个问题,传统观点常常把马克思的“人类解放”学说仅仅归结为无产阶级的政治革命理论。诸如许多教科书和专著,把《共产党宣言》的基本思想,说成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这种理解并不符合马克思恩格斯的愿意。恩格斯1883年为《共产党宣言》写的德文版序言中,把《宣言》的主题思想集中地概括为:“被压迫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再能使自己从剥削它的压迫它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下解放出来。”^③无产阶级不仅要坚持进行政治革命,夺取政权,而且,更重要的任务,是要将这一斗争引至最后实现全人类的彻底解放。无产阶级首先争得政治统治地位,只不过是实现共产主义的首要政治前提,政治革命本身并不是无产阶级奋斗的终极目的。恰恰相反,马克思恩格斯从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的根本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出发,始终把共产主义的实现理解为一个不断革命的过程和需要经历的许多历史阶段。首先是进行无产阶级的政治革命(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尚未基本完成的国家,无产阶级还要把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纳入为社会主义革命作准备的轨道,不同国家、民族应该采取不同的斗争策略),获得成功后再转入广泛而深入的漫长社会革命(即以经济为中心的社会深刻变革),最后达到人类自身的改造和提高,直到自由人联合体理想境地的到来。

《共产党宣言》根据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规律性和历史发展的辩证法,科学地阐述了无产阶级关于争取人类彻底解放的基本历史进程。在《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适应当时政治革命和无产阶级斗争的需要,以大量的篇幅阐明了无产阶级政治解放的理论和策略。同时,他们又主张,无产阶级在夺得政权之后,迫切的任务是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改造社会经济基本结构,改善社会的管理,实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提高人的素质。这些内容集中的体现了他们关于“经济的社会解放”的最初构想和思想原则。在第二章中,他们明确地提出了造就“自由人”对共产主义实现的重要意义。虽然论述不多,但表明了马克思恩格斯把共产主义目标的实现最终归结为“人自身的解放”的思想,他们把无产阶级的人类解放的一般历史进程分为“阶级的政治解放”、“经济的社会解放”和“人的自身解放”这

样三个历史发展阶段。这一完整的学说体系的本质,曾被马克思概括为“宣布不断革命”^①,并以此贯彻到他的主要著作之中。

为了适应当时无产阶级政治革命斗争的需要,在《宣言》及以后的许多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把论述的重点放到了阶级的政治解放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策略方面。所谓阶级的政治解放,马克思认为,是指在革命条件成熟的形势下,无产阶级通过首先夺取国家政权,作为实现解放全人类的政治前提。在1848年欧洲革命浪潮已经到来的时候,《宣言》理所当然成为了无产阶级政治革命的纲领。尔后,马克思在论述和总结1848年欧洲革命和1871年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教训的一系列著作中,形成了系统的关于无产阶级政治解放的学说。在过去革命战争年代,人们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人们总是集中这方面的内容,并在实践中加以运用,使之成为大家所熟悉的内容。因此,本文不打算详述。但是,关于马克思的“经济的社会解放”的重要思想,长期没有被人们所理解,所重视。今天应该提出来,加以重点研究。

三、经济的社会解放的思想及实质

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表明,即使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的情况下,用简单办法消灭现成的剥削阶级和私有制度,是注定要失败的。前苏联不是在30年代后期就宣布阶级已经消灭了吗?中国不也说50年代中期剥削阶级就已经基本被消灭了吗?但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并没有真正实现。前苏东国家是如此,我国50年代搞“大跃进”、“穷过渡”,提前进入共产主义,后来又企图通过搞“阶级斗争为纲”、“文化大革命”的方式来实现共产主义等等,也是如此。事实证明,消灭阶级和私有制的问题并不像人们所想的那么简单。长期以来,人们对于到底在什么条件下才能消灭阶级和私有制以及对其必经的客观历史进程中的种种实际问题思考不够,对马克思关于这方面的理论也研究甚少,特别是关于在社会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搞社会主义、消灭阶级和私有制的问题就更为复杂,更需要创造性的思考。

消灭阶级和私有制,从而消灭剥削和压迫,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历史自然过程。从科学的唯物历史观点来看,社会阶级的产生和存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少数人对多数人进行统治,归根结蒂都是由于社会生产力不发展的结果。人类要消灭阶级统治和私有制度,实现真正的平等原则,最根本和最重要的是要创造高度发展的物质基础和高度发达的社会文明。这一基本观点,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和《哥达纲领批判》中都作了原则论证,后来列宁在《国家与革命》第五章中也作了进一步阐释。但在复杂的社会变革实践中,无产阶级及其领导力量在认识和实践上都犯了许多错误,走了许多弯路。因此,我们在今天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情况下,有必要深刻理解、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经济的社会解放的思想原则。

什么叫“经济的社会解放”?这是相对“阶级的政治解放”而言的。其要旨是:在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之后,全社会的劳动者进一步组织起来,以创造人类彻底解放所必须的社会生产力为中心,发展人类已有一切优秀的文明(物质的、精神的、管理的)成果,采用多种有效方式,实行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的持续发展和全面进步,逐步解决社会由生产发展不足而造成的人与人之间事实的不平等和人受物统治的状况,达到最终消除因之而引发的人对人统治的根源。经济的社会解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和社会发展的历史任务所必然发生的

根本转变：即由以夺取国家政权为中心，转为以经济社会的建设与发展为中心；以解决阶级对立的关系为主，转为以解决社会发展的种种利益关系为主；将无产阶级的政治革命，转到社会革命轨道上来。马克思恩格斯曾有过大量论述。

首先，经济的社会解放是实现人类解放必经的社会历史阶段。马克思认为，科学的共产主义是建立在由资本主义所造就的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的基础上的，或者说人类彻底解放的根基在于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和社会文明的高度进步。这个思想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已确定下来了。该书在批判巴贝夫粗陋“共产主义”的错误时指出：共产主义的实现“是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的”。“生产力的这种发展（随着这种发展，人们世界历史性的而不是狭隘地域性的存在已经是经验性多存在了）之所以是实在必须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会死灰复燃。”总之，马克思和恩格斯“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在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⑧正如邓小平结合我国改革开放的实际所指出的那样，贫穷决不是社会主义。实行社会主义的物质前提，主要靠两个渠道来解决：一是资本主义自身发展来解决；二是靠无产阶级运用已获得的政权优势，加速发展建立社会主义所需要的社会生产力。

其次，资本主义社会造就的社会生产力，是实行社会主义必要的物质前提。马克思说：“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因此，资本一方面会导致这样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上，社会上的一部分人靠牺牲另外一部分人来强制和垄断社会发展，（包括这种发展的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的利益）的现象将会消灭；另一方面，这个阶段又会为这样一些关系创造出物质手段和萌芽，这些关系在一个更高的社会形态内，使这种剩余劳动能够同一般物质劳动所占用的时间的较显著的缩短结合在一起。”^⑨这就是说，资本主义的发展是社会主义的历史起点，而社会主义又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马克思的这个认识，是建立在他的“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的观点之上的。一般说来，资本主义充分发展，是社会主义产生的必要历史前提。所以马克思曾这样说过：如果说大陆苦于无产阶级革命不发展，不如说是苦于大陆的资本主义不发展。新的社会形态所必需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力量，都是在旧制度的母体内孕育起来的。资本主义为共产主义所代替，也需要经历这样的孕育过程。现实的历史的发展过程完全证实了这一点。到20世纪中后期，发达资本主义迎来第三次科技革命的高潮，开始从工业经济进到知识经济时代，出现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奇观。这一方面说明不断革新的现代资本主义制度还有容纳新的生产力发展的余地，另一方面，它继续在为建立社会主义准备更充分的社会、经济前提。但它只能为更高的新社会“创造出物质手段和萌芽”，成为社会主义的入口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高度物质基础，决不能完全依靠资本主义制度自身力量来创造。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所拥有的社会物质生产力是一种高于资本主义所能提供的现实物质生产力。这样的生产力水平，只有凭借新制度的力量才能加速创造出来。

其三，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全面进步，是一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问题。经济的社会解放，就是要将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相结合，对建设社会主义、实现人类解放来说，显得具有特殊的意义。马克思在谈到人类解放的物质生产力和社会发展水平的标准 and 目标时曾说过

“自由王国只是在必需和外在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在不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这种物质条件,现代资本主义远没有达到,也不可能达到。“这个领域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人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但是不管怎样,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然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⑧马克思后来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把实现这个“自由王国”的社会物质条件归结为通过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我们今天常称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之后,“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⑨消灭物对人统治,不光依赖物质的发展,而且要有以人为中心的社会全面进步。只有真正地实现了这些物质条件和社会发展条件,人才能最后真正摆脱物对人的统治。然而,经济的社会解放,需经一个漫长历史过程。它自身的发展,会呈现出若干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国家,因社会、历史原因不同,经济的社会解放的阶段也会有不同,时间长短也会有不同。万丈高楼从地起,经济的社会解放的历史任务,也要分阶段逐步实现。

四、经济的社会解放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经济的社会解放的最初步骤和基础阶段。我们过去犯了超越历史的错误,主要是把将来要办的事提到今天办了,暂时办不到的事强迫群众办了,结果好心办了错事,违背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但这并不等于说搞社会主义错了,更不应该抛弃社会主义。初级社会主义就是在坚持社会主义的总体方向和目标的情况下,补经济、社会发展的课。我国从原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水平上建设社会主义,首先是要完成那些资本主义对社会发展已经办到而我国还相差甚远的事。邓小平最伟大的历史功绩就是科学地阐明了中国可以在坚持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基本方向和总体目标的前提下,更好、更快地实现资本主义已经办到和将要办到的事情。比如我们运用商品、市场手段,建立社会主义的新型市场经济;学习西方先进管理经验,发展社会主义的科学管理;适应我国现有的多层次生产力水平,发展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的多种分配形式;为适应智力经济时代的到来,加速实行科技兴国的战略方针,培养高素质的各种人才。所有这些做法和措施,既有社会主义的成分,又有非社会主义的成分。我们的目的是要利用资本主义成就发展社会主义,利用物对人统治的历史作用,最终创造条件,消灭物对人的统治。总之,中国所做的一切,是一种社会主义制度的创新。所以我们说,邓小平制定的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开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崭新事业,是马克思关于经济的社会解放在我国现阶段的具体化,从而开辟了我国经济的社会解放历史的新纪

元。这就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革命辩证法。

经济的社会解放，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的新条件下所必然发生的社会革命，是人类走向彻底解放的必经阶段。各个国家和民族都会有自己不同的具体发展道路，但是必须明白，对于今天中国人民来说，则是一个迫切又现实的任务。我们现在所做和将要做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彻底实现。这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根本历史坐标，是中国建设和改革与其他国家进行的建设和改革区别的本质所在。在我国，经济上落后的农业、手工业生产方式与现代化的工业、信息产业文明彼此交错；政治上，人治与法治、专制与民主、革新与保守同时并存；文化意识上，古代文化的影响与现代创新、优秀传统文化与封建糟粕相互影响。社会主义与非社会主义种种因素，同时在作用着社会的方方面面。怎样认识和解决这些无法避免的现实性矛盾，又坚持做到像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⑨，把这个根本原则始终贯串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实践中，始终不脱离我们为之奋斗的最终目标，这是一个非常现实而又尖锐复杂的问题。正像我们党曾处在新民主主义时期所遇到过的如何处理新民主主义革命与共产主义理想的关系问题一样，我国进行改革与建设，无不与我们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目标的实现紧密联系在一起。有人以为，我国还很落后，共产主义美好境地离我国的现实太远，而资本主义的某些好的东西却距离我们比较近，我们应该先拿来资本主义，不必区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理论和工作的指导思想，这样认识问题，当然毫无疑问是完全错误的。从两种社会制度的根本对立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是有其严格区别的。在对待我国的社会制度上，所有西方国家的政治代表人物都站在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立场，把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区分得一清二白，而我们为什么要放弃这种区分呢？如果我们真的放弃了这种区分，就等于丢弃了我们的目标，就等于宣布我们一切都是跟着资本主义走，我们建设和改革就从根本上失去了自己的历史创新意义，其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所以，以江泽民为首的党中央一再强调：我国现阶段社会发展的历史特色，首先就在于它是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人类解放的伟大事业的一部分，其发展前途就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舍此，中国就没有前途。如果我们说，不发展经济，不努力实行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就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的话；同样，如果我们在改革开放和实行四个现代化中，放弃了社会主义的基本方向，我们也要面临被开除球籍的危险，为世界人民所唾弃。所以，我们党制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就是要求在建设、改革、开放过程中，永远不迷失、不放弃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大方向。

五、结论：一切为了最终目标

实现人类解放要坚持理想与现实的统一，但决不能超越历史，脱离实际；经济的社会解放，最终是为了消灭物对人的统治，但在其发展的各个阶段上，要善于利用物对人的统治力量，消灭物对人的最后统治。经济的社会解放必然导致人自身的解放，使人类真正实现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这就是结论。

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的解放、共产主义新制度的真正到来的社会、物质条件，是人从物的统治下解放出来，组织成为自由人的联合体。按照这个条件和目标，今天人类历史的现实

还远远没有达到,也不能很快达到。中国的情况更是如此。人类还处在商品—市场经济的时代,商品的秘密在于以物的关系掩盖着人的各种社会关系,掩盖着人对人的统治的真相。只要人类不在事实上根本解决这个问题,人类就不可能真正获得解放。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忽视或否定商品、市场的巨大历史作用,企图超越社会发展阶段,当然是脱离实际的,是错误的。现在持这种观点的人已经不多了。但是,把商品、市场看作是人类社会一种永恒的法则,也是不符合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趋势的。这种观点未必能经得起未来历史的考验。否则,我们人类要永远生活在物的统治之下了。我们相信,人类会找到更为美好的、更进步的生存方式的。今天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正在运用商品—市场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文明的进步,强化物对人的统治作用,适应了当代社会历史发展水平的要求,有着历史的进步作用;我国在相当长的社会历史时期,不能超越商品—市场阶段,还要利用商品—市场的历史积极作用,发展社会主义所必需的社会生产力。承认物对人的统治在一定条件下的历史进步性,但并不是说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一种手段是永恒的。我们的出发点和目标与资本主义完全不同。资本主义追求的是让物对人的统治永恒化,而我们的根本目的是利用物对人的统治暂时的客观历史作用,达到最后消灭物对人统治。尽管实现这样的目标所需的时间会很漫长,但我们要懂得,“凡是现实的不一定都是合理的,而合理的东西不一定是现实的。但合理东西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终究会克服不合理的东西得以实现。”人类今天已经开始谈论进入“知识经济”的时代,它的发展趋势显示了人类在征服自然、合理地调节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自然置于人类共同控制之下的巨大潜能。人类最终将能创造出最大限度的缩短工作时间的一切社会条件,逐步接近或达到消除物对人的统治状态。到那时,人类解放最后和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实现“人自身的解放”。

因此,马克思的公式是:社会理想+理想的人=人类解放。在马克思以前的思想家,把人仅仅看作单个人,抽象意义上的人,而不是从社会意义上理解人的本质、作用和意义。他们最终都不能科学的解决人类根本命运,即人的自身解放的问题。马克思把唯物历史观运用观察人,进而观察社会,认识人的生存和发展条件,提出人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必然不断地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社会是人生存和发展的条件,个人是社会历史存在和发展的第一个前提。只有把人的解放上升为社会的解放,才能使个人获得自我解放的社会保障。反之,每个人只有实现自身的解放,由自我解放而达到的自由人联合而成的社会,才能实现真正理想的社会。由此可见,实现人的自身解放是实现人类彻底解放所要达到的又一个必然阶段。如今,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多方面的全面发展和进步,现代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为人实施科学的自我改造提供了条件。自由人的理想境地一定会到来。

注 释: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328页。

②⑧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20、305—306页。

③④⑤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2、462、86—87、306页。

⑥⑦ 《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25—926、926—927页。

(责任编辑 叶娟丽)